

婷婷是我们班的一名同学, 如果和她说话, 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孩子。

不知什么原因, 耳聋似乎特别偏爱这个家庭, 从她祖父到父亲都是聋子。等到婷婷上学后, 父亲一狠心买了几千元的助听器, 可是效果不好, 婷婷依然封闭在另一个世界里。三年级那个夏天, 去外地打工的母亲回来了, 和父亲离完婚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倒霉的家庭。

## 另一个世界

张 猛

转眼婷婷上了初中, 经常有孩子在她耳边大喊大叫, 喊她“小龙女”。她常常告诉老师: “如果XXX再冒犯我, 我可不客气了!” 忍无可忍的时候, 她就拍桌子, 摔书, 在后面追着打。课堂上她总是抬起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 看着老师听不见的内容课后看同桌笔记, 不懂的问题就写在纸上问同学或老师。婷婷的字写得清秀干净, 就像她的人一样。她的成绩超过同桌一大截, 直到初三, 每次考试几乎能考进班级前十名。她在作文中写道, “一颗星星的陨落并不会黯淡整片天空, 一朵花的凋零并不能失去整个春天” “好好学习, 争取以后去看外面的世界”……



边看边聊

居家上网课的日子, 我特别牵挂婷婷, 云平台播放的课程视频, 只有语音没有字幕。我用微信问她怎么听课, 她说在手机里下载了一个很神奇的软件, 能把

语音转换成文字, 不但可以同步, 而且连标点符号都有。讲话的声音越标准, 转换出来的文字就越准确, 偶尔出现错误, 也不妨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我真没想到, 她竟然能利用这么好的高科技手段。在学校搞线上教研时, 我把她的做法制成美篇, 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

核酸检测那天, 下着小雨, 孩子们撑着伞在雨中等候, 有些好久不见的老师或者学生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 躲在口罩后面小声聊着,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排好的队伍很快就站歪了, 广播三番五次地喊也无济于事。婷婷在孤独的伞下静默着, 站成属于自己的世界。

检测进行得很快, 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医生不停地把一支支取样的签子插进学生咽部, 又迅速将样本装进小瓶里, 还要一丝不苟地贴上标签。有的同学在前面呕, 有的在后面笑, 还有走出检测室偷偷骂人的……轮到婷婷时, 她也呕了起来, 等把口罩戴好转身离去之前, 她对低头忙碌的医生郑重地说了声: “谢谢!” 医生抬起头, 回答道, “也谢谢你的配合”。这是全班四十多名同学, 也包括在旁边检测的教师, 让我听到的唯一一句表达感谢的话。

那一刻, 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柔软了, 明亮了, 而这力量就来自于一个弱小而残缺的世界。

人活着, 都有压力, 如果不能化解, 积累起来便成了身心皆伤的焦虑。对于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当代青少年来说, 很多孩子却哀叹自己“苦海无边”。原因也许很多, 但过重的求学压力, 少有空间关注生命的多彩与莫测, 无疑是重要因素。孩子只有一个童年, 一个青春, 教育不能以单一标准去评价活泼的生命, 更多的应是留一片天空, 让孩子们自由地放飞。在翱翔中, 他们碰壁、折翼、迷失方向都是成长。陶行知的育人观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

我11岁考入陶行知创建的晓庄学校,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浸淫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之中, 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坦然面对各种困难。刚上初一, 陶门弟子马校长鼓励我向报刊投稿, 写了几十篇, 只收到一大堆退稿信, 成了全校的笑柄。校长对我说了两句陶行知名言: “好也不算好, 坏也不算坏, 好好坏坏人讲, 心中玉一块。”我懂得了, 做好自己, 不必在乎别人说什么。另一句是: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以至于成。”我明白了只有坚持, 才能成功。于是, 我继续写, 终于发表了处女作。因此, 才有了今天的我。

在母校, 把陶行知倡导的“百折不回的精神”放在育人首位, 不断创设环境, 让学生直面人生。初二寒假, 全校去龙华灭钉螺。我们住在

## 理解 包容 创造

叶良骏

四面透风的草棚, 个个冷得哭。张老师吟起陶行知知牛棚的诗: “一闻牛粪诗百篇, 风花雪月都变节。”他带我们跑步取暖, 走过霜寒遍地的木桥, 他又吟起温庭筠的诗: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我们身上展示了心里诗意盎然。学校向我们展示生活的另一面, 痛苦、磨难、失败……诸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去教农民识字; 晨曦刚露, 我们就在操场上锻炼, 下雪天也不例外, 还有种麦、摘棉花、种山芋、炼钢铁、拉黄色车等, 让我们在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之中树立信心, 练就战胜环境的能力; 让我们带着一颗坚强的心前行, 再苦再难, 也绝不会被击败。

如果我们的孩子只知读书, 不了解“人生是欢乐与患难交织而成”, 一有不顺, 就会不知所措, 无法排解, 常会生出事端。小赵有艺术天赋, 今年艺考名列前茅, 但学习成绩差。高考在即, 他不做功课, 天天画



心灵港湾

画, 妈气得砸了画架, 他负气出走。我在画室找到他, 问他, 你要考美院, 文化考试不过关, 进得去吗? 要上大学只有高考这条路, 既然环境不能变, 就只能去下苦功, 好好复习迎考。一语中的, 他回家了。

小艾妈离婚再嫁, 他有了继父, 但他想念爷爷奶奶, 还有爸爸。因为当时年幼, 他忘了他们的姓名、住址, 妈又不肯说。他回乡老家打听, 也失望而归。他的心结难解, 躲进房间再不肯出来, 从此打游戏、睡懒觉, 不说一句话。我去了他家, 我问他, 这个样子, 就是找到了亲爸爸, 除了让他伤心, 还能给他什么? “儿童有许多痛苦, 是由于父兄师长之不了解。”心灵缺少沟通, 大人、孩子都辛苦, 才会彼此伤害!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宝贝。用理解包容创造宽松的环境, 解放他们的头脑和心灵, 允许他们犯错, 鼓励他们尝试, 支持他们接受失败, 教会他们与患难搏斗为乐。十八般武艺在身, 别说是疫情宅家, 再大的难处也吓不倒他们! 这样, 他们就能发荣滋长, 即使屡败屡战, 也能熠熠生辉。

## 岁月的花期

周文莉

锦瑟年华不老容颜, 追忆人生初见。雨巷花伞, 长发吹起, 叶绿牵住了谁的视线?

红尘邂逅泪水晶然, 那是最美遇见。江南水婉, 廊桥岸边, 步履牵动了谁的思念?

摇曳的百合, 风中奇缘, 光与影的和谐, 声与画的对白。岁月的花期, 不甘沉淀, 梦想常在 芳华永驻。

墨尔本早晨 (水彩画) 荣德方

## 笔误或谬改

陈传荣

红刀子进去, 白刀子出来”之时, 心中不由一愣, 常说的不是“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吗? 然而, 以曹公之严谨, 不至于犯如此低级错误。可以推测, 此处是故意把话写反, 如此鲜活体现焦大酒后之语无伦次颠三倒四。

然最近看某出版社的新版《红楼梦》, 发现此处已经被改成了“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了。“正确”是正确了, 但原文的意思也就没有了。

文学作品, “规范”可不是唯一标准, 无论语言, 还是其他。手上如果有《红楼梦》的朋友, 不妨把书找出来看看, 你的那个版本究竟是“红进白出”还是“白进红出”。欢迎分享。

## 初识党费

刘向东

“首长, 我来收党费!” 说完递上印有红五星和党费红字的大信封。父亲放下笔肃然起立, 从衣袋里掏出一毛钱恭敬地放入信封后和文书互相敬礼。我看着转身而去的文书叔叔, 再看看父亲近乎冷漠的眉宇和埋头写字的专注, 蓦然意识到原先的念头已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时, 我第一次听到“党费”一词,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没敢多问。但父亲把钱放入“党费”信封时的恭敬和与文书互敬军礼的情景, 让我顿然感到这“党费”一定非同寻常。尤其是父亲那庄重的神情, 更令我对“党费”生出一种特别的亲切和敬意。后来, 我才知道, 父亲是共产党员, 党员就要按时交纳党费, 那时的父亲要养活几口人, 从不多花一分钱。除了交党费, 省吃俭用下的钱还要支付老家的奶奶和叔叔治病欠的外债。自那以后, 我再也不向父亲讨要零钱买小人书了。

记忆中, 无论是父亲转业担任党委书记, 还是退休在家, 都始终不忘党员的称呼。在他眼里, 社区的支部生活、治安巡逻、志愿服务等活动都是头等大事, 决不能有丝毫的落后和马虎。有次父亲带头为地震灾区捐献“特殊党费”, 母亲嫌他捐多了就奚落了几句是“瞎积极”。父亲理直气壮地说: “不积极, 还算是党员吗?”

2015年春节期间, 患病的父亲又不幸跌断骨折, 手术后住进了康复医院。有天, 护工阿姨来电叫我去趟医院, 具体啥事也没说明。等我冒着百年未遇的红色高温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 平日卧床的父亲居然端坐在轮椅里, 等在走廊里, 翘首以待。他一见我就凑近说: “听说党费要调整, 你去居委会问问我交多少, 要按规定办。”他怕我耽搁, 还叫我早点去问。

两天后, 我把红色党费收据交给父亲, 他抖抖索索地拿着直愣愣地端详了好一阵子才点头微笑, 算是放心了!



黄梅雨黄梅天, 过去, 户外, 湿答答, 阴沉沉, 雨如丝, 如麻, 如雾。如豆? 有, 很少, 到炎夏雷阵雨才有。时断时续, 人蛮闷的。农家屋里, 家家泥地上, 本来那气光溜, 干、硬、净, 现在也在出汗, 亮晶晶, 湿汪汪。人也感到要发霉了。麦已割, 秧已插。做点啥呢?

也许, 现不懂的人会问, 为啥不铺水泥、木地板呢? 这与问吃不饱米饭的人为啥不吃面包, 理一样。水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乡下想买? 做梦去吧! 上海市区, 凭户口本, 拎了只铅桶去, 骑车——自行车, 只能几斤, 补补什么缝, 嵌个什么洞, 还勉强行。那农民可难了。晓得?

说回来吧, 那倪浦东人做点啥呢? 浦东每个宅头上, 竹篱笆小枝杨圈里, 远近均无闲人, 忙, 做酱黄搨饼。准备做吃一年的酱菜。

不是割了麦吗? “四月南风大麦黄”, 农历四月, 推磨磨粉, 大麦

粉。再用粗筛筛出粉来, 揉成黄黄的面团, 做成像小鞋底似的酱黄搨饼, 先放到蒸笼里蒸, 蒸好了。冷却了, 然后拿个干净栲栳(不懂的请查《水浒传》第25回武松杀嫂段)来, 倒过来磕干净, 铺上一层新麦秸杆, 把饼一个个分开, 铺在上面, 铺满了, 再铺一层麦秸, 再是一层饼, 直到栲栳装满。搁在闲处。不到一个

## 南风起, 大麦黄

王季明

月, 六月初, 大(念杜)日(念聂)头, 打开都霉了, 一股霉香味直冲鼻子。把霉尘用板刷刷干净, 大太阳底下, 晒干, 备好。盐要粗盐, 姜, 再到药店买几束好甘草, 切成一段一段, 用上好井水, 倒入酱缸里。这缸现已绝迹, 得说说。比脸盆大, 酱黄色, 外面粗糙, 里面略光滑点, 都从宜兴来。家家都有, 且有几只, 或成套。是吃饭家生, 要用格, 能没? 髻放米。缸做

酱, 踏咸菜。能没? 不过, 米髻, 外壁要细巧些, 开口处细腻光滑溜不到手, 下面横条丝纹, 易搬移。家家都也有几个, 富一点的, 更多。现在姑娘要讲白富美, 老法里时, 要看缸髻多不多。很简单, 会过日子, 就行, 没啥过多花样经。

两三天, 香气满宅, 漫漫游荡, 悠悠飘扬。一周以后, 把糠筛格大里晒过的嫩黄瓜放进, 三四天后, 杨柳荫里榆树底下, 泼过水扫过地, 摆开小台子竹椅子木矮凳, 一家人吃夜饭。品尝新酱瓜, 一切两的新咸蛋, 鲜, 甜咪咪, 咸咪咪, 赞来难以言语。树上柴(念沪语音的柴)蝉在开始鼓噪了。那已是夏景了。一阵阵阵风吹来, 那可是天上人间!

但这都是老底子老法头的辰光, 还不懂的, 可问问老戏阿必大拉婆阿妈。

但要好太阳! 现在的天气可能要弄僵格, 做酱瓜。

## 『俩宝』再就业

纪忠鑫



我爸妈在银行工作了, 可又不能算是银行员工。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保安, 一个是保洁, 分属于保安公司和保洁公司, 我戏称他俩为“俩宝”。“俩宝”工作在相同的银行, 不同的网点, 所以更有话题。你们行昨天顾客多些, 我们行今天顾客多些, 触及不到银行行业的核心业务, 饭桌上却也话题满满。

对了, 还忘了交代重要的一句。俩人是退休一年多后重新披挂上阵, 奋斗在职场。游山玩水一年多, 玩累了, 我还没结婚, 他俩没小孙儿玩, 于是想趁着“年轻”, 再工作一番。

退休前, 老两口是普通工人, 文化程度不高, 没什么一技之长, 想再就业其实没啥好去处。但是有了想法以后, 先是我爸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去银行干保安。上班前他特意去银行考察了一番, 咨询了工作强度, 觉得自己能干。没过俩月, 靠着在银行工作的“强大”人脉关系, 他竟然给我妈也介绍了个银行的工作, 保洁。我妈试做了一天, 觉得不错。

这样, 俩人的职业第二春又开始了。其实一开始, 我问过他俩有没有心理障碍? 真怕他们抹不开面子, 只是为了挣钱去干活。我爸说有一点, 见到熟人有些尴尬。我说那就别干了, 他又说没事, 两天就习惯了。我妈倒是很开朗, 她的那些退休姐妹们, 还希望我妈帮忙物色有没有类似的活。据说他们这样刚退休、身体又好的, 挺抢手。

虽然他俩干得不亦乐乎,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 有些不忍。趁着周末, 两个银行网点我都去过, 在门口偷偷观望。我爸在大厅里笔挺地站着, 有时给人复印身份证、银行卡, 跟大堂经理有说有笑的。我进去后, 他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大堂经理: “银行出了一款理财产品, 让经理给你介绍介绍, 看看能不能买?” 我妈倒是不跟人说话, 只顾埋头干活, 因为她干完活就可以走了。我进去调侃她: “来检查卫生。” 她的同事知道我是她儿子后, 说: “哦, 少爷啊。还不快帮你妈干活。” 我妈说: “干完啦, 他们年轻人干活还不如我们。” “就知道疼儿子。” 大家开玩笑。

看着他俩快快乐乐的, 新同事之间也是客客气气、相处融洽, 我放心了许多。如果我看到有任何一个人说难听话, 或者他俩脸上阴沉沉的, 肯定会冲上去说: “不干了, 走。”

自从他俩在银行工作以后, 什么扫码取款可以免费得卷纸, 存款送大米等等消息, 我家总是第一个知道。原先不敢下载的银行App, 现在也玩得溜了。甚至, 我作为家庭理财师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 近朱者赤的他们对利率行情了如指掌。

老两口高兴, 我也高兴。退休再就业是为解闷儿, 但是对于父母, 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隐含着的: 想给孩子多攒些钱。他们不说, 我心里明白。

